

大国外交·2025年度回眸

深受柬埔寨人民爱戴的伟大朋友

艾桑奥

今年4月17日至18日，习近平主席在柬埔寨传统新年之际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我有幸参加在金边国际机场举行的欢迎仪式。在现场，人们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激动之情。

此次礼宾安排史无前例。西哈莫尼国王率夏卡朋亲王、阿伦公主等王室成员，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国会第一副主席钱业以及郭索帕、布拉索昆、韩春那洛、韶索卡、洪玛尼等五位副首相在机场热情迎接。柬埔寨王室珍娜公主向习近平主席献上茉莉花手环。数百名民众挥舞两国国旗，手持“柬中友谊、团结、合作万岁！”等红色横幅，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这是西哈莫尼国王登基20年来首次赴机场迎接外国贵宾，首次在机场举行欢迎仪式，充分彰显柬中两国深厚的铁杆友谊。

2016年10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我也在金边国际机场欢迎习近平主席来访。今年，再次收到赴机场迎接习近平主席的通知，我激动得彻夜难眠。

习近平主席是深受柬埔寨人民爱戴的伟大朋友。习近平主席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两万余名当地民众以及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和留学生代表簇拥在街道两旁，手持两国领导人照片，挥舞两国国旗，现场氛围之热烈令人震撼。访问期间，金边处处洋溢着对习近平主席的崇敬和对中国的友情。

17日下午，西哈莫尼国王在金边王宫会见

习近平主席，并向习近平主席颁授“柬埔寨王国民族独立大项链级勋章”。这是柬埔寨的最高国家荣誉。“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怀有特殊友好感情，为推动柬中关系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是柬埔寨伟大的朋友。”西哈莫尼国王饱含深情地说。

习近平主席同洪森主席在金边和平大厦举行会见时，我就在现场。双方共同回顾了老一辈领导人缔结的深厚情谊，并就未来合作展开深入交流。习近平主席强调，中方相信柬埔寨国家发展振兴之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柬埔寨人民党带领柬埔寨人民保持国家稳定 and 经济发展，支持柬埔寨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作用。听到这些话，我倍感振奋。

高层密切互动进一步巩固了柬中战略互信，也为两国全方位务实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支持柬方按照可行、可持续的原则建设扶南德佐综合水利项目。修建扶南德佐综合水利项目是柬埔寨的百年梦想，项目有望显著改善柬埔寨内河航运体系，带动农业、物流和沿线经济发展，对促进国家未来发展意义深远。

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和洪玛奈首相共同宣布，将两国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首次同东南亚国家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全天候高度，充分体现中方对两国

铁杆友谊的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多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坚守信义、守望相助，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真诚互信、互利共赢的典范。

近年来，在柬埔寨发展之路上处处可见中国印记。从华能桑河二级水电站到柬中友好扶贫示范村项目，从金港高速公路到德崇国际机场，柬中合作推动柬埔寨国家面貌焕然一新，也让无数普通家庭看到更加光明的未来。

今年是“柬中旅游年”。习近平主席强调，两国人民要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促进中柬文明交流互鉴。中方将继续向柬方提供政府奖学金，支持建立中柬青年对话交流机制，鼓励地方、媒体、智库开展更多交流，让两国人民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对此我坚定支持。近年来，柬中友好协会持续发挥桥梁作用，推动民间组织交流，促进医疗、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最近，柬中友好协会同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开展医疗援助活动，帮助柬埔寨提升落后地区卫生水平。

未来，我们将牢记习近平主席嘱托，积极与中国民间组织深化交流合作，携手推动更深层次的心理相通。

（作者为柬中友好协会主席，本报记者白元琪采访整理）



国际回响

携手打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柬样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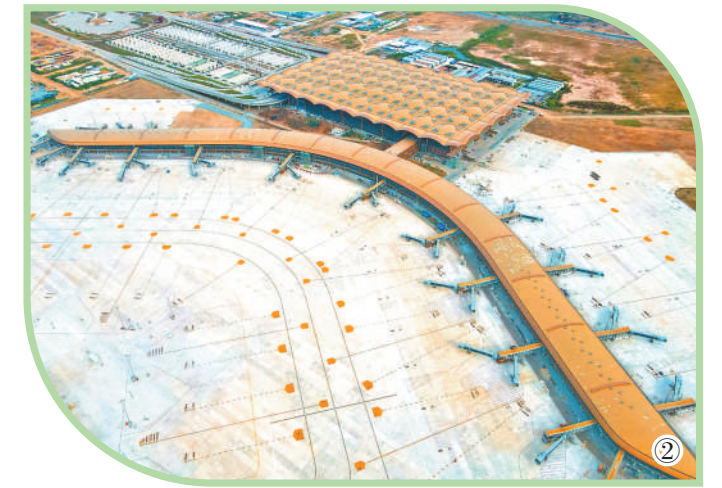
汪文斌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时隔9年再次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柬方的高规格礼遇史无前例。西哈莫尼国王登基20年来首次赴机场迎接外方贵宾并在机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偕首洪玛奈、副首相洪玛尼、王家军陆军副司令洪玛纳同习近平主席话别。数万名当地民众沿途迎送习近平主席的场景令人深受感动。

习近平主席此次历史性访问充分彰显中柬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签署37份合作文件，将中柬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这是中国首次同东南亚国家将双边关系提升到全天候高度，也是在双边层面构建的首个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为中柬关系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劲动力。

半年多来，中柬两国以时不我待的精神落实访问成果。双方传统友谊得到赓续，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紧密，推动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在世界前列。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在中南海亲切会见西哈莫尼国王和莫尼列太后，双方一致同意将中柬传统友好进一步发扬光大。习近平主席在天津会见来华出席2025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洪玛奈首相，两国政府、立法机构等交往频繁，释放中柬紧密团结、相互成就的明确信号。柬方公开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努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图①：12月19日，观众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参观“水与石的史诗——柬埔寨古代文明特展”。 蒙钟德摄（人民视觉）

图②：由中企施工建设的柬埔寨最大机场德崇国际机场于今年9月正式投入运营。图为今年3月拍摄的施工中的德崇国际机场。 中建三局供图

图③：由中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投建、运营的金港高速是柬埔寨第一条高速公路，极大促进了柬埔寨贸易流通和旅游业发展。图为在金港高速监控服务中心内，工作人员实时监控路况并调度交通。 本报记者 曹师韵 摄 科伊·切阿莫特 摄 版式设计：张丹峰



铁杆友谊 初心如磐

环球时报记者 邢晓婧

4月的金边，空气中飘散着淡雅的茉莉花香。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浓浓的喜庆。17日清晨，金边国际机场，身着传统服饰的柬埔寨女青年手持金盏，盛满洁白的茉莉花瓣，对着镜头齐声表达：“我们热爱中国。”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两旁，当地民众早早排起长队，挥舞两国国旗和欢迎标语。这份跨越山海的情谊，融入芬芳与笑容之中，温暖而真挚。

中柬友谊，既有历史的沉淀，也具民间的温度。柬埔寨青年洪志豪珍藏着一封1993年他外公与外公表弟之间的通信。信中写道：“揭阳是新建市，基础建设迅速发展，水陆交通特别方便……揭阳是外商投资的宝地，建市一年多，外商投资达15亿美元……”字里行间，透出柬埔寨老一辈对中国发展的关注。如今，中国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中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中国企业修建的公路、桥梁、水电站等遍布柬各地，已交付的4000多公里道路

和10余座大桥，显著提升了当地的互联互通水平。

经贸与旅游的“双向奔赴”，让中柬友好更添“烟火气”。金边街头，中文与柬文招牌并肩，蜜雪冰城、海底捞等中国品牌店铺林立，支付宝、微信等移动支付普及让中国游客倍感亲切。恰逢柬埔寨传统新年，当地民众热情地向记者送上新年祝福，铁杆友谊的温暖触手可及。香蕉、芒果、龙眼、椰子、榴莲等柬埔寨水果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既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也拓宽了中柬经贸合作的空间。

习近平主席在柬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的中柬铁杆友谊一定会初心如磐、成色十足。”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到民生领域的深度合作，中柬情谊早已深植民心、刻入心底。这段历经风雨的友谊，是两国命运与共的生动写照，也为各国友好相处提供了范本。

记者手记

“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真痛快”——12月初，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发布2025年新征文物史料。在侵华日军士兵写给父亲的信中，屠杀竟如游戏般愉悦，揭露出军国主义泯灭人性的残暴。

不久前，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在展陈翻新计划中提出，意欲将现有资料中的“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将“侵略”改为“进入”，遭到一些长崎市民的坚决反对。市民团体成员关口达夫说：“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各国民众假如看到‘侵略’改为‘进入’，只会认为日本企图掩盖负面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特殊年份，作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本应深刻反省军国主义犯下的战争罪行。然而，日本一些人和势力不仅变本加厉地对侵略罪恶进行掩盖、美化与翻案，甚至妄图推动军国主义借尸还魂。这种与国际社会历史认知背道而驰的错误行径，严重违背国际共识与人类良知，严重危害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对战后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

（一）

11月初，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时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是1945年日本战败以来，该国领导人首次在正式场合鼓吹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并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联，首次在台湾问题上表达试图武装介入的野心，更是首次对中国发出武力威胁，这样的露骨越线挑衅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余毒未消的本质。

在日语语境中，“有事”意为“紧急情况”“重大危机”。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军国主义辞典中的惯用话术。

1894年，日本声称朝鲜半岛出现“危机”威胁日本安全，出兵朝鲜继而发动甲午战争；

1904年，日本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动向认作“危机”事态，偷装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沙俄太平洋舰队，并占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

1931年，日本以“行使自卫权”为由悍然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

1937年，日本借“华北危机”酿成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紧随的是“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

1941年，日本将“是否袭击珍珠港”视为“威胁日本存亡”，点燃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

……

每当日本军国主义想要侵略扩张，都会先将自己装扮为受人压迫、退无可退的形象，颠倒黑白地动员国内支持。一旦时机成熟，则会不认对手、不计后果、不宣而战、不择手段。日本现职领导人，敢于堂而皇之的妄言妄行，其背后正是军国主义基因在作祟。

日本军国主义是日本推行对外侵略扩张的主导力量，也是战后右翼势力的思想根基。近代以来，天皇中心主义、武士道和神道教等精神结构中的糟粕，被日本统治集团系统性利用与重塑，又进一步结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西方思想糟粕，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在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体系中，“皇国史观”突出天皇神性，主张日本是“神国”，日本民族优越于其他民族，有权统治其他民族；武士作为一个特殊阶层被废除，但武士道精神却被推广为全民道德，扭曲为对战争的狂热和对生命、死亡的漠视，以及对战争发动者的无条件愚忠；从西方引进的社会进化论则异化为“弱肉强食”理论，为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提供“科学依据”。

日本军国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异化密不可分。武士是日本封建社会特殊的阶层，多为封建领主的家臣。有研究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日本统治集团看来，武士道精神最大的利用价值是一种“奴道”。武士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就是“为主家”；第一是拥护主人，第二是拥护自己的家和生存。为此哪怕做出“复仇”“切腹”等极端行为，极尽残忍手段他虐自虐，仍然都是武士“与高贵身份相伴随的义务”。

同时，军国主义的形成，必然不能停留于思想和文化，一定要形成一种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义勇奉公”等武士的最高原则，又被拿出来作为军国主义战争机器的润滑油，进行全民动员。

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德’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被军国主义用来鼓吹“人种差异”“优胜劣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五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利于俄、美者，应以土地向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线”，同20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满蒙生命线”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日本军国主义的演变，是国家机器逐步被军事独裁势力侵蚀，进而彻底绑架全体国民的“癌变”。而日本军国主义在文化和制度层面的嬗生，演变出一部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扩张史，给亚洲和世界带来了深重灾难。正是鉴于日本军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浩劫，战后日本才被明确剥夺其交战权，从制度上铲除日本再次发动战争的土壤。

（二）

百年前的日本军国主义话术在今日重现国际社会，不禁引发人们追问——当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清算是否彻底？

80年前，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在伴着电波杂音播出的《终战诏书》中，并未出现“投降”的字眼。日本在战胜国的安排下选择了放弃交战权的和平道路，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新接纳。然而，战后的日本没有对军国主义完成彻底清算，从官方到民间不断滋生种种反动和危险的思潮，甚至形成有计划的行动，这种披着“和平国家”外衣的“新军国主义”，逐渐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真正危险所在。

战后“新军国主义”的丑恶表演有各种舞台，靖国神社无疑是最为典型的的地方。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靖国神社反倒成了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的“照妖镜”。

（下转第十七版）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

